



□ 13
2969

年 子 二 全



口 13
2969

口 18
2969
卷



牟子序

隋書經籍志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新舊唐志同梁僧祐宏明集有漢牟融理惑論三十七篇前有自序云一名牟子理惑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李善文選注太平御覽引牟子數條雖字句異同皆在理惑論三十七篇中知隋唐志所載牟子即是書也後漢書牟融傳融代趙熹爲太尉建初四年薨是書自序云靈帝崩後天下擾亂則相距已百餘年牟子非融作明矣宏明集題下有注云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子博之名不見于史據自序云先是牟子將母避世交阯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

年子序
署吏不就是牟子本蒼梧人未嘗爲蒼梧太守或下
脫從事掾史等字自序又云是時州郡相疑隔塞不
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會被州牧優文
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又云牧弟爲豫章太守爲笮
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乃請牟子之
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
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
云云疑牟子避亂交州未嘗居官宏明集作蒼梧太
守牟子博傳豈從其後而署之耶抑別有其人耶是
書雖崇信佛道尚不悖于聖賢之言故隋志列于儒
家吾師淵如觀察愛其爲漢魏舊帙錄出別行屬頤

煊考校其事因識其始末于卷首仍題漢太尉牟融
撰者因隋唐之舊亦疑以傳疑之意云爾嘉慶丙寅
正月廿三日臨海洪頤煊撰



牟子一卷

一名理感論

漢太尉牟融撰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
 牟子既脩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
 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
 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
 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
 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
 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
 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
 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
 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

牟子以爲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遇日久列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

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敬略說其要蓋聞物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

產一兒廢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健陟王嘗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坐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健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歎歛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

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乎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統縱其外毫釐爲細閒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

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無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可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

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
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跋羊凌其巔深
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
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
之巢求鳳皇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
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
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
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
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
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
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
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
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
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
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
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
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荅之各
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脩之乎七經之
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
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

年子一卷
五
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
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
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
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
與麒麟鸞鳥之與鳳皇也堯舜周孔且猶之與況佛
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
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
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
所怪觀駝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臯陶
馬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

反頤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
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
沒啓子手啓子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
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
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
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
人乘舩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摔頭顛倒使水從
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摔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
之身若拱手脩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

有至德要道而秦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損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脩禮樂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脩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質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摺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執疵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脩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于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

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佛堂爲惡旣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

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
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
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事此
殆非聖語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
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
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
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
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
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

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
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
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
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
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
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
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
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闡道德之實闕炬燭
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
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喆瞽瞍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珀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己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挈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句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

悖德大挈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鬻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挈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

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僞而佛道謂之無爲耶牟子曰工輪能與人釜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姪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



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壺飧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年子一卷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
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
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
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
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
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
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麀身牛
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君子乎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
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
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

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祕要莫
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
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繪不
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
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
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
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

年子一卷
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於首陽自謂飽於文武
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
君父脩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
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
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
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
鞅之門賈孟軻之說詣蘓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
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
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
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

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
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
問羣臣此爲何人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
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
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
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
第十四閒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
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
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脩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
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論非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

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脩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據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寧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憺怕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至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咏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

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闕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

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既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廩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

色爲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狐
貉雖煨不能熟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
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蚊蚋之聲孤
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蹠躩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
儒林之所論未聞脩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
吾子曷爲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
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
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
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
立權虛無自貴脩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閒

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
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闕
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觀其室彼
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
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
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
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
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
欲滅江海躡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
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

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錄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愴怕無爲莫尚於

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効爲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歲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罇精亂神昏

穀氣不充耳目昏迷姪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鍼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鍼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早已惟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

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鍼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揚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觀也玉石同匱倚頓爲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

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抑竒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弦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

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浹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矇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螻蛄而謂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

蛙蟒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為貴不聞尊蟬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畱與不畱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甲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

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殖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驗云而不死者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窠水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罽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踧然失色又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

蒙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
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救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牟子一卷

江寧劉文楷鑄



